



►►有感而发

有两个海归挺雷人

——兼评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之英文字幕翻译

□张 鹏

整个暑假一直没有得闲,被一本书折腾得几近疯狂。早在7月中旬与出版社签约翻译一本书,合同约定9月20日交稿,可是在按计划翻译的过程中,作家本人发来短信要求提前二十天交稿,脑袋顿时大了一圈。在济南夏天炎热的煎熬中终于如期交稿,这样就以为万事大吉了,谁承想,作家工作室又数次要求重看译审改过的稿子。百思不得其解啊,到底谁是译审?已经被破坏的假期看来要彻底被搅黄!无奈耐着性子看吧,结果,那边的译审所做的改动基本都是错的。我发短信、发E-mail,最终打电话给作家,向他说明情况,可作家非常淡定地说:“我不懂英文,你们谁对谁错我也不知道,我得找更权威的人来评判。”

而后得知,译审留英9年,并取得了博士学位。

无奈呀,明明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,译审给我改成了一般现在时。在过去的活动中的人说话做事都是过去时,可山之高耸中的“立”字 stand 又给改成了现在时。我给作家说,这就相当于过去的人站在了今天的山上(这不是

穿越吗);正式的表达应当尽量使用完全形式,可这种地方可以缩略的译审都改成了缩略,殊不知这是口语体;中文的称呼老王王小刘等的“老”和“小”,又改成了汉语拼音的“老”和“小”,请问英语国家的人能看得懂吗?错了就是错了,不管留英多少年。结果对方又非让我把我认为错的地方一一标出。天啊,我翻译完之后你去做改动,然后再让我一一标出改了的地方,玩游戏吗?还剩两天就开学了,管你呢,简单处理过后发回稿子就去了电影院,款待一下自己,也好让愤愤的内心回归平静。据说《山楂树之恋》讲的是最纯洁的爱,看看去。

不知影片工作人员经过多少努力展现出来的这一程度的纯,我承认几次令我想掉眼泪。但毕竟经得多点,没至于用手去抹。制片人中有我熟悉的张艺谋,陈其钢还有常石磊,班底不错,功夫也好,只是我们英语同行的活儿糟得可以。中英文对照字幕下方的英文从片头到片尾的不当翻译,那是“相当”多呀,很煞风景!

首先说电影片名,译作了 Under the Hawthorn Tree。可无

论是在原作还是影片中,老三和静秋始终没有在那棵树下有过活动,那么怎么来的树下呢?曾经见过精彩的片名翻译,如 Waterloo Bridge《魂断蓝桥》,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《廊桥遗梦》,Ghost《人鬼情未了》,Red Shoes《红菱艳》等。综观这些片名,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在电影片名翻译中,从英语到汉语翻译,译者多会采用意化手法,而反观电影片名的英文,则大多采用物化,将事件主要发生地或者故事围绕展开的特定物品作为片名。因此将《山楂树之恋》片名直接译为“ The Hawthorn Tree”更为合理。

接下来的字幕翻译,错误更是一个接着一个。片子开头的介绍中说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,“发生”二字片中译为“took place”,实际应为 is set;“开门办学”成了 build classrooms in the fields,对应的中文是在农田里建教室,实在好笑,应为 open-door schooling;静秋所说“讨厌打针” hate needles,这是讨厌女红吧,实际应为 hate shots;老三所说“那就等一辈子”中的“一辈子”译成了 my whole life,这是我的学生

有时会犯的一个逻辑错误,应为 for the rest of my life;此外“小卖部”译成了 gift shop 等等等等。

电影在继续,我内心无法平静。一是因为电影的动人情节,一是因为令人不解的英语。又如一句“你一直在等?”被译作了 You waited here,这里不是很明显地得用现在完成进行时吗!而问答“你知道吗?”“我知道。”竟译成了 Yes, I know。这些其实都是比较低级的错误。《山楂树之恋》是要在海外发行的,这样的译文估计不是误导了外国观众就是被人耻笑。百思不得其解,这么大动静的电影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?

看完电影,不禁纳闷前面的译审是留英9年的博士,后面的字幕翻译也是留学多年的海归,真不知这样的语言水平怎么学的专业。我们学校英语成绩好的大二学生也不至于出这些错!他们拿不准的也肯定会查会问,不会这般大胆勇猛。

而那本书是要参加某世界文学作品比赛的,这个电影也已经在韩国电影节上上演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英语副教授)

►►往事悠悠

老家那棵白杨树

□常跃强

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,一位画家曾告诉他,没有人能画好一棵树,除非他先变成一棵树。可见画树之难。我不会画画,然我还是要写写老家的那棵白杨树。在我看来,它是一个人,一个人的命运。

我去上大学的那年春天,邻居家的大白杨树走根走到我家后屋,冷不丁地从地上冒出一棵小白杨树来。它是那么矮小、娇弱,惹人爱怜。当我第一眼发现它时,我就感叹它生错了地方,感叹它命运的不幸。我家屋后的土质不好,垫宅基地时,是从黄沙岗上拉的沙土。也许它从根上刚发小芽芽时,觉得这一块土暄,就很轻松地拱了上来。待到钻出地面,已悔之晚矣,无可奈何了。

一棵树生在什么地方很重要。这棵小白杨树与那些生在沃壤光照充足的白杨树相比,就天生处了劣势。它无法与它们争一日之长,因为这就跟赛跑一样,不处在一个起跑线上,这使得我感到造物主的不公平。

我对它还是尽了心的。怕猪拱了它,怕羊啃了它,又怕调皮的孩子撅了它,我就常常绕到屋后去看它。我要去上大学了,还惦记着它放心不下,找来一些砖头把它围起来,免得它受到什么伤害,当然,这无补于改变它的命运。

那年暑假里我回老家,又到屋后去看它,它差不多还是春天时的那副老样子,只不过增添了两片叶子罢了。到了寒假期,只见它身上光秃秃的,站在冰雪地上,寒风一吹,瑟瑟发抖,活活像一个乡下的乞儿。终于春天了,万木复苏,该发芽的发芽,该开花的开花,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。唯独它迟迟发不出芽,长不了叶……

一年大旱,小白杨树早得叶子焦枯了。家里盖猪圈,要把它锯了当椽子,娘抠一指甲树皮,说:“兴许还活着呢!让它长着吧,怪可怜的!”果然,第二年春天它又发芽了……

它形象卑微,长得也慢,这怪不得它。它植根在贫瘠的沙土地里,长在一面大墙遮挡的阴影里,苟延性命尚且不易,哪能期望它日长三尺亭亭如盖呢?它能活得坚忍,也就够了!

那时,我常抚着小白杨树,设身处地地替它想一些事情。我想,也许它觉得,自然生在这样一个地方,这就是个事实,是个不借助外力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于是它认了,认了大地上的这个位置。有了这个位置,就有了生长的条件,尽管这生长的条件很差!它不抱怨命运,也不羡慕其他的树木。它知道,抱怨也是白抱怨,羡慕也是白羡慕,这都没有用!早长也罢,晚长也罢,早早晚晚终是一个长呀!这样一想,它便有了自信心。“长吧,那就长吧!”它朝着头顶上的天空喊。然而喊过之后,却又茫然,怎么长呢?想来想去,只好利用早晚的光照时间,再让根须穿过沙土层,从深层土壤里吸取养料……

这样过了好多年。其间小白杨树一点一点地攒劲,一寸一寸地咬着牙长。凭着韧劲,它终于蹿过房顶,可以自由地亲近太阳了。一旦从阴影里挣脱出来,它就像一个长久饥渴的人,大口大口地吞食太阳的馈赠。这时候,它比周围的其他树木长得更疯狂,拔得更高,也更渴望成材!

现在,当年的小白杨树已长得枝繁叶茂、蓬蓬勃勃,是一棵大白杨树了。夏天,风一过,叶片窸窣,若雨潇潇,颇为有趣。当此时,我便绕树三匝,仰观半日,心里对它充满了敬意。

►►智慧人生

学会提炼生活

□高冬梅

朋友打来电话: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!”我惊喜地问:“是什么好消息,是你发财了吗?”她说:“除了发财就没有别的好消息了吗?是关于你的好消息!”我说:“哦,你还是别卖关子了,快说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吧!”她说:“上次你买的保险参加抽奖中奖了,奖品是一只精美的旅行杯。”

听到这里,我忽然想起来,前些日子,为帮她完成保险销售任务,我买了一份简易保险,由于当时我没时间亲自去买,就让

她先垫付了保险费。后来因为一直忙,我就把这事儿忘到爪哇国去了。

我想,她肯定明白我不是故意赖账不还,但迟迟不见我还钱又是事实,如果直接向我提起,恐怕我难为情,才借这个中奖的机会委婉地提示了我一把。这样既达到了提醒我的目的,又实现了不伤我自尊的效果,我不得不佩服我朋友为人处世的技巧了。

我赶紧抱歉地对她说:“真不好意思,我还没还你垫付的钱

呢,就已经中奖啦!等下次见面时,你一手递过来奖品,我一手还你钱吧。”她也笑着说:“没什么,我也不等钱用。”

就这样在轻松的调侃中,她变相地提醒了我,我呢,也避免了一次直接面对的尴尬。其实,这样委婉的做法很需要耐心,就像浇花一样,如果我们将一桶水哗地一股脑倒进花盆里,一部分水会立刻跟被冲力撞起来的泥土混合成泥浆,飞溅到盆外;另一部分会迅速渗到盆底,从漏孔

里汹涌地流出。如此一来,不但没达到浇花的目的,而且给花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,同时还制造出一起小小的家庭环境污染事件……

一言以蔽之,如果说直接表达是生活的原型,那么委婉就是对生活的提炼和拔高,只要我们在生活中能有浇花的耐心,用心关照生活,做一些必要的提炼,用心提炼过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加和谐,更加美好!

►►域外剪影

“冷酷”的美国人

□胡芳娜

我在美国“陪读”期间,女儿出生了。那会儿正值冬天,虽然有空调,但医院里的温度也不过是二十摄氏度的样子,那个美国护士竟然只给女儿穿个单衣,用薄薄的小被单一包,往旁边一放,就完事了。在国内,无论五寒六夏,刚出生的孩子都要裹在一个厚厚的包被里!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,每天检查身体和换尿裤时,美国护士都要把女儿扒得光溜溜,晾在那里好长一会儿,女儿刚出生就遭遇如此“冷酷”,我心疼得直掉眼泪,好在女儿经过这样的抗冻训练后,从小到大几乎没感冒过。

女儿稍大一点的时候,开始学走路,经常会在门前的草坪上摔倒,我总是赶紧把女儿扶起来,瞅瞅这,看看那,唯恐孩子摔疼了。而邻居皮特的孩子若是摔倒了,皮特夫妇绝对不会过去扶孩子,只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,等孩子自己站起来,即使孩子哇哇大哭也不理睬。我曾经很有正义感地走过去劝说皮特夫妇对待孩子要有爱心,“不通情理”的皮特夫妇则是一脸的认真和真诚:“不,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教育,虽看似冷酷,但可以让孩子学会坚强!”

在美国,一岁多的孩子就可

以上幼儿园了,我的女儿也不例外。一天,我去幼儿园接女儿放学,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!一个一岁多的男孩竟然被五花大绑,牢牢地被捆在小椅子上,那个可怜的孩子哇哇大哭,老师竟然不管不顾!天哪,无论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,无论他有多么顽皮,都不应该受到这种虐待,我毫不犹豫地打电话报了警。不一会儿,一个胖胖的警察来了,得知原委之后,胖警察竟然哈哈大笑。这个警察简直是太没同情心了,竟然还笑!“你笑什么?如果他是你的孩子,你还会笑吗?”面对我的指责,胖

警察赶紧跟我解释:“你误会了,在美国,都是1岁就开始锻炼自己吃饭了,但1岁的孩子还坐不太好,绑在椅子上是个很好的方法……”后来,我才知道,那个被五花大绑的小男孩还真是那位胖警察的儿子。

后来,我也习惯了把女儿绑在椅子上,把食物放在小桌上,让孩子自己用小刀叉吃饭。就这样,在美国的冷酷教育下,我女儿也是一岁多就学会了自己吃饭,两岁就独居一室,三岁以后,就开始做简单的家务,收拾自己的房间,出门自己拿自己的东西……

编辑:曾琳 美编:马晓迪 邮箱:z3170@sohu.com